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二十

鄧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市糴考

均輸市易和買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市斂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賈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注見錢幣考

水心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

以償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敝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

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頻感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邪 愚論見錢幣考

漢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輸官 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時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時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俘乃修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財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砂毛羽荆

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齊之魚鹽麋裘登豫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  
 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  
 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  
 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導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  
 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爲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  
 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穀工女效其織  
 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聞者郡國或合作布絮更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  
 陶之繅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閭閻擅市則萬  
 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  
 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  
 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  
 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  
 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  
 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  
 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  
 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

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  
善爲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 先公曰今按桑大夫均輸之  
法大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有必商賈懋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  
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如賢良文學之說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  
賦而相灌輸此說疑未明班孟堅採其語曰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  
作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東萊呂氏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  
明曰者取之是以通鑑取志語云 水心葉氏曰平準書直敘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  
以爲安寧變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  
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尙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  
告緡之令鹽鐵權酷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  
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尙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卽易

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

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

二賈四民常均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長

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  
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蠶桑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

列里區謁舍

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客舍

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

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嘗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

平毋拘他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

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賤者

賤積也積物待賈

民欲祭祀喪紀

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賈但賒之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

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

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

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惡商賈

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東漢章帝時尙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

謂租賦并征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

京師詔議之尙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

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十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

布

詳見羅門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

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權商買錢以贍常平本錢帝從之屬軍用迫感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數

德宗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藍敞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齋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糶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言其弊而中官言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帝以爲然順宗即位乃罷之 按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之語出於中官之口此輩逢君之惡豈能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易市亦皆以爲便百姓而行之且舉周官泉府之法以緣飾其事然則名爲效周公而識見乃此閹之流耳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詔應劍南東西川峽路從前宮市及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欽正龜殼等宜令諸州自今只織買綾羅紬絹布木綿等餘並罷之 宋朝如舊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需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織

麗之物則東京有綾錦院初平蜀得錦工百人始置院所織有錦鹿胎花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場院主織

錦綺鹿胎透背潭州舊有綾錦院初平蜀得錦工百人始置院所織有錦鹿胎花江寧府潤州有織務江寧歲無定額潤州萬匹又婺州歲買萬匹潤州舊十二

年詔復舊梓州有綾綺場又澄州市買院亦織熱色綾及彭錦漢印蜀眉陵簡道資榮普州懷安軍皆織大小絹

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直詔不許蘇濟州有機戶十四歲受直織綾開寶三年詔廣給者送闕下餘罷之

州亦有機綾務太平興國中從轉運使賑延吉之請修務女工五十人悉縱之至道元年杭州置機綾務歲市諸

州給其又亳州市絹紗大名府織縹縠折科白蠶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絕光州高郵泗水

則有旨下其數充足而止

五年又詔官中買物有元不出處毋得抑配擾民

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則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其倉耗及頭子錢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按玉璽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爲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如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說爲是蓋范嘗爲史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爲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爲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民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所爲條約細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爲緡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其說不誣矣 國初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筈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淳化五年詔諸州科買物非風土所出多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不均者件析以聞當議均減 止齋陳氏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轉運使輒加重詔旨禁絕之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有添起買陌不等之弊朝廷隨卽行遣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爲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爲常率四年爲三貫省紹興二年爲三貫五

百省四年爲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兩浙紬絹每匹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百文綿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紬絹每匹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寬之也

皇祐中詔曰三司歲下諸路科買多出倉猝故物價翔踴傷民其度民所堪先期告戒若府庫有備勿復收市嘉祐三年樞密副使張屏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物其庫務物之闕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減省司於三司命韓絳陳升之等總其事自是多所裁損矣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賣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缺乃聽市於雜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內出金帛欲易錢者舊付雜賣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賣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粳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需從之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漕司王廣廉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錢千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析以聞時王安石右廣廉顥言不行祖宗時官市布帛依時直以濟用度其有預給直俾偕歲賦以輸公上謂之和預買然價輕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時右正言李常亦言廣廉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餘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顥言付有司行之不從

七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倉司 按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匹其後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陝西路司農物帛 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買之糴糧儲於邊期以一年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

均輸市易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令本司俱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向既釐其事乃請置官設屬帝曰茲事鼎新脫有紛紜須朝廷堅主之使得自擇其屬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向於是辟置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爲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中都歲所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付有司從之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

賤用近易達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繙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賈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此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損五百萬繙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諫官李常論均輸不便他日帝語宰執曰朕問常何以名均輸常言賤賣貴而已朕諭以禹貢納粟納秸此卽均輸之意豈賤賣貴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準非均輸也蓋常亦不曉均輸之名耳帝復以手詔褻諭薛向然均輸後訖不能成

元豐二年帝因論薛向建京師實鹽鈔法無成事語侍臣曰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其智僅能推行況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終始所當重惜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井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師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旬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已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旬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卽出息一分一年納卽出息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

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冒省官私煩費卽亦一歲收買故降是詔又以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京東市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錢其餘合有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時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按置御批削去此條七月諭王安石聞市易極苛細人皆怨謗如權貨鬻冰則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櫪則梳櫪貴市脂麻則脂麻貴安石皆辯解之以爲鬻冰由園苑梳櫪爲兼并者欲占脂麻以不稔自當貴耳上又謂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

七年詔樞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譴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布卽上行人所訴並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固已凜凜平陽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差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爲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卽軍器監鞠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錢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皆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宿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呂嘉問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

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

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爲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貸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其半年家議頗以爲愜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迫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糴草卽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買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爲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買遷之事使富家爲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徙千萬之利今考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爲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買遷圖利且放償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

踴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盜不笑人地下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經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熙寧三年王韶置秦鳳市易司於古渭城

六年置兩浙市易司於杭州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 十二月置成都市易司

八年置廣州市易司又置鄆州市易司

熙寧六年詳定行戶利害所言乞約諸行利入厚薄網免行錢以祿吏與免行戶祇應自今禁中買賣并下雜買務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皆從之 鄭俠奏議跋云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需索或非民間用物或雖民間用物間或少缺率皆數倍其價收買供官今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物合行人衆出錢官爲預收買準備急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卽出賣不過收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於行人不至於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於破壞錢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乏特與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洎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錢富者之幸貧者之不幸其不願者固多而願者少矣才立法隨有指揮元不係行之人不得在街市賣易與納免行錢人爭利仰各自詣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賞此指揮行凡十餘日之間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負水擔粥以至麻鞋頭髮之屬無敢不投行者適因獻丞相書言及是又黎東美之前得子細陳述

相次聞已有指揮些少擎負販賣者免投行然已踰萬緡之數三月二十七日聖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錢也  
元豐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除之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哲宗元祐元年外內監督市易及功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

紹興四年復置市易務唯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

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

哲宗紹聖元年戶部言兩浙蠶絲薄今歲和買并稅紬絹請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等紬絹用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尙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  
紬絹計綱赴京 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雖名濟乏實  
聚斂之術

大觀元年以坊郭戶預買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令諸路漕司詳度以聞

政和元年臣僚言兩浙因紹聖中王同老之請和買并稅紬絹匹有頭子錢又收市倒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  
以分給典吏等多者千餘緡少者五百緡於是詔罷市利錢

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戶預買許減其半後河北諸路皆如之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戶猥多請均和預之數乃照舊  
嘗全利者如舊

七年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或稍償雜物或徒給虛券爲民害多其令漕司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  
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者以違制論

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稅輸錢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稅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稅科輸之此夏稅折帛之所從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內帑發下三司預市紬絹時青齊間絹匹直八百緡大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

九月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江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俟見錢違實之法

二年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於是左相呂頤浩視師右相秦檜奏從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湖南綾羅絁七萬匹四川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皆有奇 神武右軍統制張俊置到產業蠲免應干

和買等事

紹興四年

詔特依後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憫元元權俾士大夫及勳

戚之家與編戶一等科數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爲俊代輸也人心謂何兼方今

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此例求免何以拒之望命有司檢會官戶科數及和預買等見行條法劄俊使知詔令

以次官書行後省又言從俊之請則恩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戶望收還前詔乃所以安俊其命遂寢越數年俊

乞免歲輸和買絹

俊時爲少傅准四宜撫使

三省擬本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

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俊

惶悚力辭賜絹倭喜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右司諫王瑒言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數有不能免已詔官戶並同編戶所以寬下民也諸寺院之多產者類請求貴臣改爲墳院冀免科數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既不免墳院豈緣官戶得免哉況今前宰執員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倖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歸之下戶非官戶同編戶之意也詔戶部申嚴行下

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初魏玪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給之勞尋下轉運常平司議冬十月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此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按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則官價之不給久矣今乃甫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邪或官吏肆爲欺蔽復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邪魏玪之說固爲當理然役錢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橫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橫取於民若其可蠲則自當明蠲橫取之折帛錢正不必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戶悉納折帛錢

六年兩浙轉運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實剩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條限起發

十七年詔減折帛錢江南每匹爲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江南每兩三百兩浙四百自來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執進呈度支郎官劉師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錢紹興初年立價折納至十一年頓增一倍十二年九月赦書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詔兩浙夏稅紬絹匹減一貫和預買減一貫二百江東西減兩貫緣州縣